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十一回 味理謀奸身受辱

話說秋香走進書房，把花放在桌上，就伸手在史通面上輕捏一下說：「讀書人不唸書，在此打瞌睡。」史通正在朦朧，被秋香打醒，驚出汗來，說：「是誰打我？」秋香再定睛一看，卻不是常生，是史通。先前史通是伏在幾上，只有半邊臉在外，所以認錯了。此時史通立起身來，方才認得明白。這秋香從小看見常生、史通往來，故此認得明白。秋香見不是常生，轉身往外就走，史通乃是個色中餓鬼，見秋香有幾分人才，上前扯住笑道：「因此無人，天緣湊巧。」秋香滿面通紅，說：「見相公睡在此，恐我家太爺回來，故請相公醒來，因何亂說？」史通笑道：「這是姐姐送來。」一把扯定秋香，秋香道：「快丟手，你不放手，我就喊叫起來，恐夫人知道，反為不美。」史通說：「就是夫人知道，也不能責罪於我，是你來尋我的，不是我尋你的。」秋香見他不肯放手，又掙不脫，便心生一計，說道：「我出來好一會了，恐小姐著人尋我。況今夜太爺與常柳二位相公，遊山玩景，明日才回。相公讓我進去，待晚間伏侍小姐之後，我先到書房等你，或是相公先到這裡等我，那時無人知覺，免受驚慌，豈不為美？」史通道：「這是你秋香哄我的話。」秋香道：「我本有心於你。」當下史通如何肯聽，秋香心生一計，說：「小姐著人請我，今夜太爺不回，晚間伏侍小姐，暗地無人知覺，豈不為美。」史通說：「你哄我。」秋香道：「怎肯戲言。」史通收手，秋香逃脫去了。史通出了花園，歡喜去了。

回到書房，用過晚飯，又跑到吳府來等到黃昏，不見秋香出來。有一更時分，還不見來，又無月色，黑洞洞書房，不覺身子倦了，伏在椅上睡了。不提。

且說郝鸞船到城邊，已有一更時分，郝鸞道：「三位不必回去，到舍下吃茶。」陳雷與常柳三人一同進府，書童執燈到書房，忽聽房中有呼聲。柳洪道：「何人在此睡？」書童將燈一照，常讓笑道：「這厭物好不討厭，得不著我們吃酒，就在此老實等。」郝鸞見是史通，便用手搖他肩頭，史通正在相思魂夢，猛驚醒來，把郝鸞一把抱住，靠子個嘴說：「姐姐真信人也。」郝鸞舉起右手，照史通臉上打了個嘴巴，亂滾跌在一邊。睜眼一看，見常柳二人，還有一個大漢，不敢開口。郝鸞罵道：「小弟平日未曾與狗頭作戲。」史通道：「小弟唐突恕罪。」

常讓說：「那有平日親起人的嘴。」柳洪道：「他還說姐姐真信人，必送官方可。」陳雷道：「不要送官，打他一頓，不怕。」

郝鸞道：「我有那工夫打這狗頭？叫家丁打他。」書童跑到外面，叫了家丁進來說：「大爺喚小人有何吩咐？」柳緒說：「史通黑夜入花園非奸即盜，打這狗頭，叫他招出。」家丁奉命，個個敲打，打得遍身皆傷。史通說：「我招了。」常柳二人上前扯住家丁說：「史通是個世交，放他去罷。」郝鸞不允，史通招了：「三位在此，我日裡打瞌睡，遇見秋香，約我今晚，不期撞了三位，仁兄恕罪。」郝鸞道：「秋香可來？」史通道：「未來。」郝鸞道：「舅父待你不薄，你反起邪念，其罪難免。」史通道：「小弟再不敢到此。」常柳二人討情，郝鸞說：「攬他糞！」常柳二人吩咐家丁，放他去了。史通跑回家，換衣洗臉，週身疼痛，想明日他們將此事傳出去，有何面目在杭州城，不如到父親任上，用計害他，以報此仇。正是：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

吩咐家下收拾行李，明日五更起身。到了四更，辭母親往京都去了。劉棟次日聽說史通走了，自己將房子變了，帶妻亦同投京，跟史通去了。

且說郝鸞，正在花園門首，只見東首跳下一個大漢，到前雙膝跪地說：「郝大爺救命。」郝鸞吃了一驚，細把大漢看了說：「好漢請起，有何冤屈，叫我救命？」那漢子說：「請大爺到寓所一一奉申。」郝鸞便叫家丁對三位說：「我就來。」同家丁掌燈出了花園去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